

我市两位作家获 2022—2024年度“赵树理文学奖”



《绛州澄泥砚》书影

《奥麦罗斯》书影

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 实习生 续思颖)近日,山西省最高荣誉文学奖项——2022—2024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评选结果揭晓,我市两位作家的两部作品获奖,分别是市作协名誉主席李云峰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绛州澄泥砚》荣获报告文学奖,省作协副主席杨铁军凭翻译作品《奥麦罗斯》获得荣誉奖。

“赵树理文学奖”是全省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每三年评选一次。2022—2024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评选出12类奖项,共有19部(篇)作品及5位个人获奖。其中,李爱民的《西口西口》和李迎兵的《沐月记》荣获长篇小说奖;岳占东的《千年杨家百年河》和张发的《十三根烟筒》荣获中篇小说奖;石国平的《我拿什么拯救你》和迟迟(韩莉)的《浮生》荣获短篇小说奖;赵建雄的《时间的暗伤》和杨丕梁的《时间黄金》荣获诗歌奖;柏川(王百灵)的《归家之思》和乔傲龙的《故乡有此》荣获散文奖;姚阿林的《蒲

剧文物记忆》、李云峰的《绛州澄泥砚》和王宝国的《东方贞德——华侨民族女英雄李林传》荣获报告文学奖;梁贝的《试论王朝闻文学理论中的“别车杜”影响》和刘照华的《红色经典的时代之问——对13部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荣获文学评论奖;梁芳(梁芳芳)的《故官奇遇记1:寻找神奇咒语》和张旭燕《好忙好忙的巨人》荣获儿童文学奖;酒剑仙人(张波)的《开局账号被盗,反手充值一百万》和梁超《他们都叫我大师》荣获网络文学奖;吕轶芳和张象(张伟)获得文学新人奖;高璟和王国伟获得优秀编辑奖;杨铁军凭翻译作品《奥麦罗斯》获得荣誉奖。

《绛州澄泥砚》是一部聚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绛州澄泥砚活化新生的纪实性文学作品。绛州澄泥砚制作工艺可追溯到汉、兴于唐而盛于宋,与端砚、歙砚、洮砚齐名,并称中国四大名砚,2008年绛州澄泥砚制作技

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绛州澄泥砚》以蒲氏父子挖掘开发绛州澄泥砚为主线,聚焦蒲永茂、蒲涛、蒲霄麟三代传承人的接力坚守,生动再现了他们近四十年潜心钻研,让断代三百年的传统技艺浴火重生并走出国门的艰辛历程。书中既展现了选泥、澄滤、制坯、烧制等七十余道繁杂工序的匠心传承,也记录了蒲霄麟团队通过直播推广、文创创新让非遗融入年轻生活的探索,彰显了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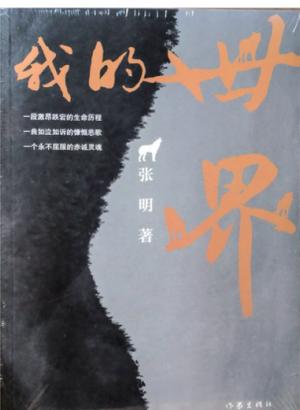
评奖委员在评语中称,作者以“情”为魂——父子之承续、匠人之执守、古物之灵韵,皆化作温润而坚韧的叙事脉络,文字充满温情,在质感很强的叙述中融入了作者独特的思考,使文本超越了单纯的非虚构记录,达到了文化传承与人性温度交织的宽阔境界,构成了饱满而动人的艺术张力。

史诗式长诗《奥麦罗斯》是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里克·沃尔科特的代表作。全诗共七卷八千余行,以荷马史诗《奥德赛》为结构原型,通过圣卢西亚黑人渔民赫克托和阿喀琉斯争夺女仆海伦的线索,交织殖民历史、希腊神话与加勒比海地区的生活经验,通过现代人物的故事展现后殖民环境下的多元文化,讲述了一个现代版的奥德修斯漫游记。中文版《奥麦罗斯》推出后,先后荣获第四届袁可嘉诗歌奖翻译奖及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

中文译本由诗人杨铁军历时三年翻译完成,于2018年10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属于“沃尔科特系列”丛书。翻译过程中,杨铁军进行了五次大修,力求在汉语中再现原诗的诗性、新鲜感与雕塑感。评奖委员评价杨铁军的译作《奥麦罗斯》,克服巨大难度,最大限度地复现了这部史诗的渊深宏阔。

别样世界的生命哲思 ——读张明长篇小说《我的世界》

■ 王西兰



阅读《我的世界》,一种强烈的震撼和随之而来的喜悦久久不能平复。震撼的是这部长篇小说带来的思想冲击和艺术感染,喜悦的是运城出现了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出现了这样一位优秀的作家。运城文学界,很长时间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惊喜了。

运城作家张明的长篇小说《我的世界》,以狼为主角,而且以狼的第一人称叙述角度,构建了一个充满着新奇与野性的天地,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关于自然界的生存、抗争与和谐的宏大画卷。其独特的叙事视角与出色的文学描写,为我们理解文本、反思文明提供了一个珍贵的范本,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类、动物与大自然的密切关系进行严肃思考,也让我们在狼性与人性的观照中,对日渐孱弱和利己的人性有了更深入的反思和觉悟。

当文学的目光投向广袤荒野中那些我们不甚熟悉或者说是非常陌生的生灵,竟也会触及文明深处最本真的生命命题。

狼的世界: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深度思考

在《我的世界》里,作家对狼的世界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他以写实而又抒情的笔触描摹山川草木、风雪雷电,将自然的伟力与温暖、慷慨和严酷呈现在读者面前,步步深入地描述了狼与人类在大自然这个生命舞台上的生存现状,揭示着人、动物与大自然相互依存的永恒命题。这种描写超越了对环境保护的肤浅呼吁,抵达了对生命共同体的哲学沉思,成为整部作品最具重量的精神内核。狼与猎物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捕食者与被捕食者关系,而是维系生态平衡的微妙链条——作者笔下,一年四季的大部分日子里,狼都单独或以小家庭为单位栖息在草原上,自有着大量的野兔、鼠类为食物,而这些野兔和鼠类恰恰是草原的破坏者。只有在冬季最严寒的时节,狼才成群结队,对羚羊群、鹿群和野马群进行大规模的捕猎,而这种捕猎依然是遏制种群过度繁殖带来的生态崩溃,狼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更凸显生命与天地的相依。它们依据季节的变换独居或者群居,选择猎物的繁殖旺季惬意猎取,在需要对付群居的猎物时集结围攻。它们的这些习性都是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

而狼与人类的难以言说的关系,则是小说最现实的冲击力。人类对草原的过度开发,越来越压缩了狼和其他动物的栖息地和生物链,破坏了狼与人类的平衡与和谐。狼在非常情况下对人与牲畜的侵犯,导致了人对它们的大量猎杀;猎人的贪婪杀戮,又导致了狼的凶残报复。狼的数量锐减,又带来了草原野兔鼠类的大量繁殖,造成了草原的生态灾难。而草原的生态灾难,自然又造成了人类的生活困境。这种复杂的关联与相互维系,恰似一面镜子,照见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索取和掠夺,并不可避免地发生反弹,从而受到土地沙化、沙尘天气的严重困扰。当狼群因领地萎缩,食物链断裂导致物种式微,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狼族的悲剧,更是整个生态系统发出的悲鸣,是大自然对人类短视、无知和傲慢的必要警示。

《我的世界》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重大命题:自然环境从来不是谁能够独有的,而是人类与狼、与其他动物休戚与共的生命舞台。人类并非自然的主宰,而是生态链条中的一环。居于食物链顶端的人类,不可以蔑视所有的动物,不可以蔑视自然。只有维持生物多样性,与所有的动物保持基本平衡,和谐相处;只有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的生命法则和运行规律,才有自身的安全。

我们说,狼即写人:对现实人性的精神自省。文学是“人学”,写狼也是写人。《我的世界》的深刻之处,正在于它借狼性的书写,启发了读者对人性的观照与反思。

作家的笔下,狼既不是符号化的凶残野兽,也不是故弄玄虚的拟人化改写,而是以真实的笔触,描绘了狼和狼群的生存现状。狼也是有情感的动物,是有着自己生存准则的动物。狼在绝境中的挣扎奋斗,在狩猎时的精准协作,在遭遇极端环境时的韧性坚守,在危机关头的拼死搏斗,构成了狼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小说将狼置于自然法则的大环境中,表现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生命质感。

特别是作为长篇小说中的“一号人物”——“我”,一个从幼狼、独狼、头狼成长起来的狼王,让读者对狼这种我们长期以来最敌视的野兽,有了新的理解。在屈辱面前,它的血性;在危机面前,它的担当;在族群生存的困境面前,它的责任心;在为了荣誉和权威进行决斗的时刻,它的大局观念……都让我们对“狼性”有了新的更全面的认识。

除了狼王,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还有那个襁褓中失去父母的小不点。它在几个星期中死去,被狼王夫妇救起,之后又得到狼王夫妇的收养,特别是享受到母狼温暖的母爱,终于成长为一只强健的公狼。在野马群受到狼群的攻击,决绝地猛烈蹂躏冰面,以致冰面碎裂,狼群与野马一起坠入冰冷的河流即将同归于尽的时候,小不点最早爬上了冰岸,突然看到它的母亲在河水里挣扎,看到母亲瘦弱的身躯已经渐渐冻僵,很难逃出绝境。小不点毫不犹豫不顾身跳进了刺骨的冰河里,用自己健硕的躯体,把冻僵的母亲顶上了岸;而它自己则用尽了力气再无力上岸。在即将沉没海底的时候,看着得救的母亲,它脸上最后表情是欣慰的笑意……这一切从小受到狼王夫妇溺爱的“公主”馨儿,在狼群被猎人们隐秘放置的触发箭封锁在山谷里,即将全部冻死的时刻,挺身而出,用自己柔弱的身体为族群“趟雷”,飞快地去冲撞一路上暗藏的触发机关。它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族群开辟了一条逃生通道,而它美丽的身躯被触发箭射成了“刺猬”。它的鲜血流淌在洁白的雪地上,分外殷红,分外鲜艳。

当然,这一切不可能是狼的道德选择,而只是狼在进化过程中沉没在血脉里的本能和生存智慧。尽管如此,这些危急时刻的“狼性”表现,也会让我们感动、感慨,肃然起敬。

以传统观照现实,以狼性观照人性,我们不得不对人性的一些变异和堕落进行自省和审视。在某些人群,在某些领域,由于耽于享乐,导致了人的躯体渐渐孱弱;由于精于利己,导致了人的精神渐渐矮化。我们缺少了些血色男儿,缺少了些伟烈丈夫,缺少了些见义勇为,缺少了些牺牲精神。我们丢失了一些传统美德,多了些精致的利己主义。从狼的血性与坚韧中,我们看到了自己在现代社会中逐渐流失的精神力量。当精致的利己主义消解着我们的勇气与担当,小说中狼群面对绝境时的种种表现,震醒了我们日渐麻木的心灵。狼的血性和坚韧,是对生命尊严的捍卫,是对生存信念的坚守。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与人类社会中那些为崇高理想、为人民利益舍生忘死的英雄主义,有着跨越物种的共鸣。

读了《我的世界》,读者会情不自禁地呼唤我们不能丢失的强健体魄,呼唤我们不能丢失的血性与坚韧,不能丢失的知恩必报、义无反顾和舍生取义。

当然,我们不会因此而将狼看作善良温驯的动物,看作是人类的盟友。我们不至于这样幼稚。我们知道自己在读小说。而小说,从来都是由此及彼,借题发挥,微言大义。

叙事张力与苍凉语境:小说艺术的出色体现

《我的世界》之所以能产生强大的思想冲击和艺术感染,离不开作者出色的文学表现力。除了深刻的主题和人物(狼)形象塑造,这部作品在叙事技巧、语言风格与氛围营造上的成就,是对当代动物题材小说的贡献,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超越。

我们知道,一般来说,长篇小说都有着一条情节贯穿线索,就像《红楼梦》中贯穿全书的宝黛钗爱情悲剧和婚姻悲剧一样。《我的世界》以狼王“我”一生的传奇故事为线性结构布局谋篇,以狼王的亲情、爱情与族群之情为情感线索,以猎杀羚羊、鹿群、野马等为生存线索,以头狼、狼王的争夺、更迭与主动退让为冲突线索,还有与猎人以及草原开发者的命运纠葛,串联起十多个相对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故事,来完成狼王世界的全貌书写。狼王的曲折命运贯穿全书,一个个故事摇曳多姿而又有着严谨的内在逻辑,为作家的深刻思想和叙事艺术提供了附丽的故事情节主干。

《我的世界》中人物关系的多重设置,情节设计的复杂曲折,叙事节奏的

紧张舒缓,故事高潮的孕育爆发,都有着上乘的表现。沿着狼王一生曲折命运贯穿线索,逐渐展开了一个个生命课题:脱离狼群,遭遇老黑,收获爱情,结识猎人,围猎鹿群,小不点救母,馨儿“趟雷”,主动退位,仇杀猎狗,痛失伴侣,从容赴死……一场场惨烈的搏杀,一次次的激烈冲突,一桩桩震撼人心的事件,此伏彼起,张弛交替,富有节奏的韵律,描绘着狼王和亲人(狼)、同伴、属下、族群的生存或生命画卷,书写着狼与人类、与大自然剪不断理还乱的多彩篇章。这种珍珠链式的结构方式,运用是成功的。

狼的行动设计和心理描写,是《我的世界》获得成功的重要艺术手段。作家们书写现实生活题材,可以调动自己个人的生活积累,也可以撷取所有听说过的传说故事,而《我的世界》作者,只能是全部的虚构,因为他很难去体验狼的生活。一部长篇小说,人物对话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手段,但狼不会说话,卷帙浩繁的《我的世界》全篇35万字也就没有一句对话,这就给作家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作家推动情节,实现人物(狼)的相互交流,就只能用行动和心理活动来描述。作家笔下,狼的行动复杂曲折,总是出人意料又动人心魄——“我”在少年时期,母亲的一只脚被狼夹死了,整个狼群眼看就要陷入猎人的重重包围。危急时刻,狼群的“首领”——“我”的父亲当机立断,咬断了母亲的腿,母狼才得以一瘸一拐地跟上逃跑的队伍。作为幼狼的“我”,看到母亲疼痛在地上打滚,立即用自己刚刚发育起来的身躯撞倒了父亲。它不懂得父亲的行动是在解救整个狼群脱离危险,它只知道作为儿子在母亲受到伤害的时候要挺身而出。多年后,作为长期以来深受拥戴的资深“狼王”,无奈地渐渐老了。按照狼群的生存法则,还是到了王位争夺进行决斗的时候。新一代狼王人物一只耳,年轻气盛身强力壮,而老狼王却老谋深算经验丰富。决斗时的关键时刻,一只耳气势如虹但还是露出了破绽,老狼王一口下去就会立即决定胜负。但是,为了这个族群中不可多得的新一代继承人,老狼王放弃了。它宣告自己失败,英雄迟暮黯然离开了多年生死与共的族群,“亲手终结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年轻领袖一只耳对老狼王的高尚行动是心领神会的。它在登上新狼王宝座的荣耀时刻,对着远去的老狼王,“在所有的同伴面前双膝一屈遥遥地跪倒在草地上”。在狼的这样的行动面前,哪一个读者的心不会剧烈地跳动呢?

《我的世界》中的心理描写也是非常成功的。作家能够精准捕捉到狼在不同情境下的心理活动:捕猎前的专注与冷静,失去同伴后的悲伤与迷茫,面对人类时的警惕与试探……这些心理描写不仅仅是狼的行为逻辑的依据,更有着一种形而上的生命叩问:“我们如赤子一般挚爱着这片生养了我们的草原,我们历经沧桑,饱尝磨难依然恪守草原法则,我们游走在草原深处,远离牧人的牛羊,希望避开争端,可是灾难还是一次次地将我们拖入痛苦的深渊。也许和牧人之间的仇恨将是我们的永生永世无法逃脱的宿命也许诞生在草原上就注定了我们将终生徘徊在这生与死、血与火、欢喜与悲之间。”读懂了狼的心理,我们也应该叩问一下我们自己。

长篇小说都是有各具特色的叙述语调的。张明的小说语言,有着浓厚的抒情色彩,激情而又深沉,如同氤氲在草原上的马头琴声,低回粗犷,婉转悠扬,又像飘荡在蓝天下的牧歌长调,旋律舒缓,辽阔漫远。这样的语言描写草原荒野,春的生机、夏的炽热、秋的萧瑟、冬的凛冽,广袤、壮美,风光无限,为小说主人公(狼和狼群),营造了非常兼容的生命舞台。作家笔下,时而流水般深沉舒缓,时而雷霆般铿锵有力,形成了总体上非常强烈的苍凉沉郁的文学氛围,给予读者一种如饮陈酿的阅读体验。

当然,这部长篇小说也并非绝对完美,比如关键人物(狼)的出场和重大行动的开启,往往淹没在冗长的叙述中,很不醒目;比如后半部分叙述语言的繁复和枝蔓,还有大段的押韵句子,都很影响小说的阅读效果。对于写作资历还不太大的张明,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的世界》的出现,是运城文学界的一份惊喜,这部作品跳出了地域题材的局限,以对生命共性的深刻洞察,实现了文学视野的拓展。它不再停留于对地方风情的展现,而是将狼的世界作为审视人类文明的参照,其思考的广度与深度,已然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文学境界。

略有遗憾的是,这样一部佳作止步于2022—2024年度“赵树理文学奖”的终评环节。但张明年“还有希望,未来一定还有很多机会。”

好运之城2026年迎新春声乐音乐会举办

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华灯璀璨,暖意融融。1月7日晚,运城市广播电视台一号演播厅内,一场融汇本土韵味与国际风情的音乐盛会,“好运之城2026年迎新春声乐专场音乐会”在此倾情绽放。

本场音乐会由运城市委宣传部指导,运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运城市广播电视台主办,运城市音乐家协会承办,运城市音乐家协会声乐学会、市电子音乐学会协办。13个节目次第登场,独唱、合唱、二重唱、四重唱、小合唱轮

番亮相,形式多样,看点十足。整场演出精彩不断,盐湖风情、关公文化、河东民歌焕发发现代活力,又吸纳多元艺术养分,为观众带来全方位的听觉享受。唢呐演奏《马踏春风送福来》率先奏响,高亢嘹亮的曲调直冲云霄,瞬间点燃全场气氛。经典曲目轮番登台,《春天的芭蕾》清脆婉转,《骏马奔驰保边疆》激昂豪迈,每一曲都让观众心潮澎湃。本土佳作深情咏叹《美哉运城》勾勒河东灵秀风光,《运城盐湖》诉说千年积淀,《关圣·神话

诠释忠义内核,让厚重文脉在旋律中流淌。河东民歌联唱《赞杨门将》《看瓜园》《纺棉花》,带着泥土的芬芳与岁月的醇香,尽显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外国歌曲联唱同样惊喜,意大利歌剧选段《多蕾塔做了什么美梦》《今夜无人入睡》,韩国艺术歌曲《迎接》,以深情吟唱跨越山海,诠释音乐无国界的真谛。最终,一曲《腾飞吧!运城》昂扬奏响,将对好运之城的祝福随歌声传递,为全市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运城文艺讲堂”公益讲座正式启动

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为深耕河东文化沃土,加强文艺人才梯队建设,以高质量文艺供给助力“一城两区三门户”建设,运城市文联重磅推出“运城文艺讲堂”公益讲座系列活动。活动将汇聚全市文学、书法、音乐、摄影等多艺术门类的名家学者,于每月奉上一期精品课程,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为广大文艺爱好者搭建起学习交流、

提升素养的优质平台。作为面向全民的公益文化品牌,“运城文艺讲堂”精心规划了12期主题课程,授课专家均为各领域深耕多年的名家学者,他们将以丰富的实践经验、生动的案例解析,宣讲文艺知识。首期课程由运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荆富功领衔开讲,以《锚定“一城两区三门户”,推动运城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为题,解读文艺与城市发展的深层联结,之后从传统曲艺的活化传承、现代舞蹈的教学示范、散文小说的写作秘籍、古文化吟诵的创新传播等,全方位展现河东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

目前,课程预约通道已正式开启,广大文艺爱好者可关注“运城文艺”微信公众号获取最新课程动态咨询报名。



1月11日,游人在万荣县锦里古街争相观看精彩的青春鼓舞表演。锦里古街自今年元旦开街运

营以来,文旅融合持续升温。连日来,接连不断的非遗展演、古戏台献艺和古风角色扮演,各种独具地方特色的小吃和儿童游乐

设施,极大吸引了当地和周边游客,为新的一年文旅消费注入新的活力。 特约摄影 李克荣 摄